

缆车挣脱站台的刹那,尘世如潮水般退去。龙潭河的雾气攀着钢架上升,与云层中花岗岩的锋利轮廓相互缠绕。这一刻我忽然明白,此次登山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。天柱山是造物主未写完的史诗,每一处岩层都镌刻着亿万年的沉默。

辰时:松涛洗心

松涛在谷间流转,那是山峦深沉的呼吸。穿行林间,都市的喧嚣被过滤成遥远的回响,唯有脚步声在石阶上叩出清响。在这单纯的节奏中,社会赋予的身份渐渐剥离,人回归成最本质的存在。有个孩子踮着脚追逐蓝尾蜥,蜥蜴从石阶缝窜出,碧色的尾巴扫过草叶,转瞬钻进草丛——那抹一闪而过的绿,像时间突然掀开的一道小缝,又飞快合上。高奔台的石阶尽头,天柱峰初露峥嵘。写生的学生支起画架,炭笔与纸张摩擦的沙沙声,竟与王安石“天柱一峰擎日月”的诗句隔空相和。

巳时“迷宫问道

神秘谷入口的岩壁上,皖公的天然肖像默然伫立。这位两千年前的君主,将“皖”字熔铸进山河的基因。风雨磨蚀了面容的细节,却让这段历史愈发鲜活。

洞穴深处的黑暗里,水滴偶尔从岩顶坠落,凉意顺着颈间滑下,惊得人下意识缩了缩脖子。450米的花岗岩迷宫,是地质运动的狂想曲。孩子的笑声在洞壁间碰撞,又被黑暗温柔吞噬。我想象王安石拄杖独坐的身影:他等待的或许不是世俗的答案,而是与天地达成某种默契。

午时:天池映照

天池峰是造物主专为凝视云海预留的观景台。天柱峰在云雾中变幻形态,时而如出鞘的古剑,刃面映着日光;时而如斜插云海的银矛,矛尖刺破云絮。李云麟雕刻的“孤立擎霄”,在日光下泛着冷峻的光泽。

但最动人的不是山的雄伟,而是峰顶那对盈尺天池——像大地的瞳孔,倒映着整个天空。摄影者架起三脚架,如同举行某种仪式。这场景暗合中国画的留白智慧:被云遮掩的部分,比显露的更具诗意。

一清瘦老者身披长衫,手抚修长髯须,弯弯浓眉下的一双眼睛,深邃之中透着淡淡的忧思,头颅微微昂起,腰板直挺,一副经世不乱、笑看天下的模样。这是一尊人物雕塑,虽有残痕,依然不失精神。

1983年,风景秀丽的菱湖公园西北隅,一座建筑悄然落成,门头并不高大,往后地势递增,不显山,不露水。院内幽深静谧,苍竹香樟簇拥成林,前、后进为飞檐翘角的房屋,两侧为长长的走廊,勒石于壁。拾级而上,一块空旷之地,立着一尊塑像。

此乃邓石如碑馆,在七姑祠旧址上改建。

邓石如(1743—1805),初名琰,更字顽伯,别号完白山人、故浣子、游笈道人等,安徽安庆人,清代杰出书法家、篆刻家。

邓石如出



与天柱山对坐的时辰

王耀武



秋阳下 汤青 摄

未时:绝壁悟险

青龙背的山脊如龙脊蜿蜒,两侧深渊望不见底。踏着青灰色岩面行走,山风裹挟着松香扑面而来。走到中途,风从深渊卷来,吹得衣角发响,方才领悟“步步惊心”的真谛,不是对坠崖的恐惧,而是每一步都要盯着岩面、攥紧石缝的清醒——脚踩实的瞬间,手抓住凸起的刹那,都是与此刻的山、此刻的风的深度对话。

远望千丈崖,但见采药人遗留的绳索在峭壁间轻荡,像一道垂入时间深处的细线,一端系着岩面的冷峻永恒,一端牵着人类生命的柔软与执着。这些微小而坚韧的人类痕迹,在亿万年地质尺度下,既显露出无边的渺小,又因这份向险而生的勇气,平添了几分动人的庄严。

申时:湖镜照古今

炼丹湖如一块浸了绿的青玉镶嵌在山坳中,湖底石子与倒映的翠华峰叠在一起,连水波都染着棕色。左慈炼丹的传说已融入松涛,唯有赵朴初“秀色可餐”的石刻留存着温度,字

里的温润与湖水的绿叠在一起。

偶遇捡菌的山民,她蹲下身擦了擦菌子上的泥,指了指不远处的小松:“去年这棵松被石头压弯了,我帮它挪了挪石头,今年它根下就长了这些菌。山是活物,你待它好,它就给你留口饭。”这句话击中了,我们仰望星空时,常常忘记脚下的土地才是最慷慨的馈赠者。

酉时:栈道修行

东关栈道凿于绝壁,既是山的伤痕,也是勇气的勋章。行走其上,人成了移动的剪影,每一步都是与深渊的谨慎谈判。

鹊桥横跨深谷,云雾在桥洞间流淌。守桥三十年的老者说得透彻:“有人匍匐,有人奔跑,同桥异路,各修其心。”

戌时:石上春秋

岩壁上的墨迹被风雨浸得发暗,却仍能辨出笔锋的轻重。王安石的“水无心而宛转”与黄庭坚的“祖师有记传衣”隔溪相望,苏轼的诗句在一旁静静注解。

指尖抚过“卜算子”刻石,温润的凉意仿佛连接着千年前李之仪的叹息。那方无款的“此山是吾师”最是

深刻:天柱山不提供标准答案,只以自然之声引发思考;不承诺超脱,却在静默中赠予安宁。

亥时:归真

缆车缓缓下沉,像一枚放回棋盘的棋子。来时的兴奋与探寻,此刻都沉淀为车厢里安稳的寂静。窗外,夕阳正为群峰举行一场盛大的加冕礼,金辉流淌过每一道岩脊,并非炫耀,而是慈母般的抚触,为白日的峥嵘披上温柔的寝衣。

山巅的喧嚣与荣耀,如同古南岳亭斑驳碑文上所记载的往事:天柱山失去南岳封号的那一年,或许正是它真正获得自由的开始。卸下冠冕,便卸下了浮名与负累;回归本真,方能与日月星辰自在为邻。真正的伟大,从来无需加冕,它存在于自身亘古的沉默与庄严之中。

回望来路,蜿蜒山道上,后来的登山者如彩色的斑点,仍在缓缓移动。看着他们努力的身影,我仿佛看到了几个时辰前的自己,也看到了千百年来所有在此攀登的灵魂。山从未许诺过任何奇迹,它只是亘古矗立,让人们在气喘吁吁的攀登中,不得不甩掉俗世的赘物,从而听见被日常喧嚣掩盖的、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——那声音或许关于存在,或许关于渺小,或许什么都不关于,只是一份纯粹的宁静。

缆车继续下行,尘世的轮廓在脚下逐渐清晰,灯火如苏醒的星群,在渐浓的暮色中一粒粒点亮。这仿佛是一次从“天界”重返“人间”的旅程。然而,心境已与来时截然不同。上山时,是“挣脱”尘世;下山时,却是“带着馈赠”回归。

夜风穿过车窗的缝隙,带来山下温暖的烟火气,与山中清冷的松香悄然融合。这气息的交汇,正是此行最妙的隐喻:我们并非要逃离人间,而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有底蕴。山赐予我们的,不是遁世的借口,而是入世的从容。

夜梦,注定要被那山间的雾气深深浸润。半梦半醒间,我仿佛又回到振衣岗的松下,松涛依旧在谷间流转,如辰时穿行时那般,轻轻裹住耳畔。恍惚中,听见那块亿万年的花岗岩以时间的口吻轻语:“所有名山,都只是时间的寓言。”

多人的团队正在碑馆参观,没有人大声说话,仰慕之情写在脸上,他们虔诚地沿着回廊,从一块块碑刻前缓缓走过。不知道这是什么团队,但可以肯定,他们不是书画圈的人。能切身领略到山人的品行与气质,也不失为一种收获。

“开拓万古之心胸,推倒一时之尊贵”。自魏晋以来,篆书走向沉寂,直至清代,邓石如立于天地间,携山野之气,运率意之风,以用笔和结体的多变创出灵动的效果,果敢地向一直流行且中规中矩的“馆阁体”发起挑战,虽一度遭到排斥、打压,却依然独我前行,最终蔚然成风,碑学之门自此大开。

远离世俗,造就了耿介之士邓石如。他把真实的自己敞露于天地间,在书法篆刻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,垂范后世。

碑刻,石质化书作,散发着其独特魅力,展示的不仅仅是书风,更是一段历史。步出碑馆,浓郁的艺术气息也跟着涌了出来。

前不久,两位外地友人先后来这里,皆言碑馆玻璃上有些灰尘。碑馆曾多次整修,下一轮的修葺如果能早日到来,是不是能更好地彰显传统文化的蕴藉和播洒功效?

在邓石如碑馆徜徉

胡 铭

身清寒。祖父邓士沅和父亲邓一枝,皆工书画诗文,他幼承庭训,与书法金石结缘,十七岁作《雪浪斋铭并序》,广博赞誉。受梁巘赏识,被荐至金陵梅镠处研习,尽摹所藏秦汉以来善本,如开天眼,后又游历天下名胜,藤杖芒鞋,终生布衣。

沈鹏、张恺帆手书“邓石如碑馆”匾额,分别悬于大门及二门。立柱上镌刻山人隶书“处世劳尘事,传家宝旧书”楹联原迹,蝉翼拓本,风采照人。馆内148方碑刻,四体皆备,多为其晚年之作,嵌于回廊墙上。馆藏日刻10方,包括《元魏国公赵文敏天冠诗》《易经·家人卦》《谒余忠宣公墓诗》等代表作。

完白山人真气弥漫,作品或雄浑苍茫,或洒脱清逸。他师法造化,传承有绪,同时又敢于突破樊篱,气震四方,以篆、隶最为精妙。篆书初学李斯、李阳冰,继学《禅国山碑》《三公山碑》《天发神谶碑》等,且掺隶书笔意,纵横捭阖,打破千年以来玉筋篆的束

缚。隶书取法汉碑,笔力苍雄,方圆浑厚,展现大气磅礴之势。楷书源六朝碑版,笔法果断,踔厉风发。行草书吸晋、唐草法,凝练而飘逸,厚重中见开阔。篆刻古朴率意,刚健婀娜,布局上更是匠心独运,“疏处可以跑马,密处不使透风”。曾国藩与康有为赞其“千载难逢之集大成者”“千年才出一人”,曹文植称“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”,包世臣誉其“神品第一”。

访碑馆,赏佳作,是一件惬意的事。初秋,我又探访于此,试图寻觅山人的影子。

此地点与山人有关联吗?这一点并不重要,他的足迹在哪,作品在哪,哪里就会留有浓浓的墨气,经久不散。

碑馆不同于普通展馆或展厅,更有通幽、深博之境。墨香晕染,浸入厚厚的石刻里,落入静静的时光里。碑刻不说话,似有声音从玻璃橱窗穿透而出。不知山人是否也在行走?

秋阳斜照,蝉鸣阵阵。一个20